

法國蒲哈德原著  
閩縣林騶紓翻譯

興登堡成敗

商務印書館發行

# 拿破崙本紀

一册定價一元六角

拿破崙雄圖蓋世。名震全球。其生平事業。世人亟欲知之。是書係英國洛加德所著。由侯官林紓杭縣魏易合譯。書中詳述拿氏之爲人。陰狠沈鷲。堅強不屈。自其幼年入學之日。以及遭骸歸國之年。內而改革政治。外而籌備軍事。一言一行之微。無不詳爲記載。讀之足以想見其爲人。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元(1097)

## Memoirs of General Von Hindenburg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四年九月初版

回(興)登堡成敗鑑(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法國蒲哈德

翻譯者 閩縣林紓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西安南京杭州  
蘭縣安慶蕪湖南昌漢口長沙  
常德衡州成都重慶廈門福州  
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 序

蒲哈德者武人耳非著作家唯其身歷行間與德人大小數十戰而幸不死又德法世仇憾之次骨故爲此書以伸其數十年之積忿多以議論譏彈其大將且敘事複雜言之又言余與林季璋極力節縮之尙微覺其絮此書果落仲馬父子之手者則高騁復厲讀者必且動色顧蒲哈德非其人也邇來法人亦漸厭惡古文通行語體此亦所謂潮流乎宜乎中國受其沾染亦愈趨愈下古人之菁英將自此而燬矣此書原非歐戰信史語出自法人之口則興登堡蓋世之雄亦將同其最後之失敗而喪其令名如拿破侖其前車也唯其中顛末粗具可資攷證余不事譯著可一年矣既得此書雖不詳不備亦不能舍置姑譯之以問世俟有名作當更譯之至於讀者果厭吾文之絮則咎不在我吾不審西文但資譯者之口苟非林季璋之通瞻明於去取則此書之猥釀不綱尙不止是也壬戌正月三日閩縣林紓識

# 德大將興登堡歐戰成敗鑑

法國蒲哈德著

閩縣林紓 同譯  
同邑林騶

## 興登堡履歷

興登堡者。德之普魯士人。生而卽入軍籍。其族皆然。其事皇帝。及許國之心。均出之血誠而無貳。垂髫已服短後之服。蓋天然有軍人之性質。盡人知之。生於布省。十歲卽隸尺籍。十九歲時。煞多威之役。在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已得陸軍二等中尉。在普魯士步兵衛隊第二隊中服役。羅士百里柱之役。創於腦際。然威名已於是立。及一千八百七十年。在哈那福中。卽以重兵赴戍。哈那福在德國未聯邦前。爲獨立。普奧之戰。仍守中立。而興登堡已以一等中尉從戎。是年八月十八日。受職於聖配哇。以戰功卓著。故立躋升階。興登堡旣以偏師入奪其地。所部初未大損。再戰於色屯。盡殲馬克馬翁之兵。擬直搗巴黎。未果。是時普魯士王爲皇帝。興登堡亦在勸進之列。聲施爛然。衆皆羨之。

既班師。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入陸軍大學。治學三年。復歸壁。凡六月。遂入參謀部。又三年。爲年已三十一。遂升大尉。卽以大尉于役。於可里士白克。師長爲軍學第一著作家。在大本營絕有權力。凡普魯士東方之防務。均屬是人。名曰威狄。見興登堡極爲扇獎。年三十七。入五十三隊步軍爲隊長。可十五閱月。在波蘭部中募兵。攝大參謀部長。參謀長爲翁士利文。興登堡遂爲之編纂戰務章程。且在陸軍大學。授作戰之法者五年。時爲一千八百八十八年。是時擢第三軍參謀長。立壁於柏靈。及一千八百九十年。入陸軍部爲司長。時威狄爲總長。威狄者心賞其人。謂隸其所部。頗盡死力。故極力抽擢之。並以編譯砲兵軍需章程。授之署稿。一千八百九十三年。擢大佐。爲九十一團團長。屯於阿爾登堡。至一千八百九十六年。擢旅長。飭赴可白廉士第八團參謀長。皇太子巴德。爲總司令。一千九百年。時興登堡已五十有三。擢師長。領二十八師。師曰巴德。壁於加爾士羅。一千九百零三年。調第四軍軍於馬克得堡。約八年。時歐西無事。而興登堡已爲司令。此八年海宇昇平。而興登堡頗鬱鬱不得志。陳書政府。請解兵柄歸田。爲年已六十有四矣。擬息影家園。用自娛老。時歐戰發生。興登堡私念。皇帝必未忘其人。

或有蒞軍之一日。忽得大本營檄。趣其從軍。興登堡報書。言卽日就道。

### 歐戰述畧

興登堡再蒞軍。卽爲司令。力任東方戰事。襲參謀長呂登多福之第八軍。興登堡頗惡其窳。而對壘者。有俄兵兩營。然興登堡於呂登多福爲舊部。呂登多福庸劣無能。莫畫一策。擬將威士都爾之軍。移壁他處。委此要隘。授之俄人。興登堡不悅。力趣俄軍。搗其中堅。俾兩軍分裂。不相策應。然意定神閒。指揮如意。德軍旣鑒撲。俄左軍盡覆於大能伯。時一千九百十四年八月二十七至於二十九三日耳。俄之左軍旣覆。回師撲其右軍於列孟。戰於馬朱海。凡二日。俄軍敗績。於是東偏之地。悉入德軍掌握。得軍械糧儲無算。立擢少將。得鐵十字架一等勳章。軍中譁贊。人人服其幹略。輿論亦然。並言指揮區畫。勝於呂登多福。當是之時。第八軍中咸曰。興登堡者。果爲吾軍之興登堡矣。國論亦佳。許其能軍。是時政府中。將以征俄之事。屬諸其人。尤望其以餘勇。加諸法國。然興登堡之意。將併吞俄旅。再謀西侵。時德皇方思踐其前謀。爲全球大皇帝。顧皇儲慕立克。方爲參謀長。弱不能軍。德皇奪而授之霍更尼。霍更尼旣受事。戰略同於興登堡。立

言必直搗波蘭。兼有當日諸國之分地。決策既定。兼領奧軍。時奧軍方屢敗於加利西。棄輜重無數。與登堡遂兼有其軍。聯軍進趣。克高西利西。遂兼管兩軍。其一軍來自西南。與登堡既集其兵力。遂北趣波蘭。遏止俄兵來路。復劃一師守列孟。力戰來軍。而法爾更乃在北方爲參謀長。意與之歧。然幸不掣與登堡之肘。當是之時。奧兵方挫衄。與登堡遂與聯軍身爲之師。會師克哈果威之南。力戰者垂二年。法爾更乃定策助與登堡。遂大獲勝。一千九百十四年終。而法爾更乃戰無不勝。奧兵駐山。而德兵則駐瓦東威之口。已而德兵爲俄國重兵所偪。乃歛軍少卻。一千九百十四年十月至十一月。波蘭之戰。法爾更乃純以奇計自全。然仍退師於馬朱羣湖之左。當此之時。與登堡已拜大將。以全力扼守形勢。遣奧兵卷甲撲俄壘。遂兼法爾更乃之師。壁於託內之左。移師向東南進發。沿河而東趣。然介於德奧之間。戰綫極修。非用重兵。無以制勝。與登堡乃大簡其師。去其老羸。但留精壯。防兵力不足。招取奧軍。足成其旅。不得已乞師於大本營。時大軍壁奕波。顧雖邀准。然兵不時至。而與登堡兵僅五聯隊。而俄軍忽自威士都爾。以大軍壓陣。然德軍力扼要隘。俄不能近。德兵則潛轉而南。至力威白。力攻俄軍之

西。西偏有堅城。俄軍之所屯聚。興登堡乘虛攻其東北。俄軍不爲備。遂陷入圍中。則極力潰圍北出。然尙反抗。幸法師自奕波狎至。俄兵少卻。是冬十一月。德軍遂佔勝着。而第九師。跬步不離於波蘭。此時俄兵方治濠。而德軍第八師不能抗。仍壁馬朱羣湖。於是俄兵得竟其濠工。而興登堡不悅。潛師起驅俄人。不聽其竟濠工於湖次。

一千九百十五年

是年興登堡軍於列孟及拿奚弗之間。戰事復起。再戰而勝於馬朱海。兵力益廣。乃兼領三軍。而第十軍者。軍於波羅的間。與列孟對。第八軍距普魯士之東向拿奚弗。第九軍則純爲騎兵。軍威士都爾。備託內及新左治弗斯克之來軍。大權旣握。乃不稟承大本營號令。惟便利是圖。卽趣第十軍力進。抵狄爾西特加達利。斷列孟之俄軍。第八軍左翼。向畢亞拉海格羅而行。抵窩巨多福。貫拿奚弗博迫而過。俄人大震。厚屯叢林。猝不及備。乃繳械乞降。興登堡之兵。遂至格羅特納。與俄國新軍格鬪。大破之。此時俄兵宜悉數出波蘭之境。顧博迫之間。水乃大至。軍不能渡。時爲一千九百十五年春。春水方生。俄軍始大困。此時所喪地。悉爲德兵恢復。悉師前進。興登堡席累勝之後。乃大欣

悅。賀啓亦日至。不惟廷旨褒嘉。卽社會之啓亦狎至。興登堡遂爲東偏大將之領袖。而勝算且爲一時所嘉許。興登堡仍不自滿假。尙欲振軍經武。在加利西額。訓練奧軍。合入德軍。爲虓悍之士。然而忌者亦紛集。諸將中頗有非議之者。於是善興登堡者。爲之居間。以書釋怨。當是之時。或謀攻波蘭之南。或又言仍博戰馬朱海。意見旣紛。而法爾更乃含憤尤深。必欲破壞其策。而興登堡則云。二者皆不宜緩。但宜先後。果二策並行。則俄兵決無幸。且須德奧聯兵。趣丹訥弗。至山而止。庶俄兵不能越險而進。則奧之全境安矣。旣又建議。塞列孟之口。迴兵擊東南。漸趣南方。肅清俄兵沿邊之餘孽。乃再戰而勝。俄軍敗績。而法爾更乃者。尤極力敗其策。興登堡則嚴備之。凡法爾更乃之策。盡屏勿用。且宣言其過。法爾更乃旣不悅。憾興登堡次骨。當此之時。大本營忽分法爾更乃之師入壁。以備臨時調用。而興登堡知法爾更乃之忌已。然亦不敢明抗。則陰分第十軍之右翼。別立一軍。爲列孟軍。進趣利保及羅式埃尼間。塞俄人河口之道。成軍後。俄人果敗。時爲四月至五月二日。奧德合軍。攻加利西。克其城。凡十五日。收其全省之版圖。瀕邊之俄兵。乃悉數後趣。無敢迎擊。興登堡復整兵進撲。得地無算。興登堡與祿

登多福議非再勝者。不足以寒俄人之膽。法當更進兵。以搗其巢。必先取弗那及威那。而法爾更乃大不謂然。以爲法宜橫攻。不宜直搗。遂建議宜攻普魯士之東。至於拿奚福及瓦索威東邊。則俄人決無幸。興登堡曰。否。法當直搗。卽以己意。告之大本營。不可。然而俄兵已自卻退。德兵遂入據瓦索威。時爲八月九日也。十七日克權那。十九日克新佐福士克。乃兼有加利西及波蘭全境。顧雖累勝。而俄軍未盡挫也。興登堡席累勝之後。意氣益驕。亢言曰。果如吾策者。自列孟戰後。可以直抵都因那河矣。遂以左師進至權那。時大本營嘉興登堡之策。一如其請。顧已無及。蓋俄帥銳退。與大軍合於那羅。自以待生力軍之至。足與興登堡抵抗。此時興登堡前軍。壁於海加灣。在都拿保之西。取道威那。及明斯克。直貫而過。意將兼有品斯克。整兵南趣。近羅馬利亞之邊地。曰齊納威。自一千九百十五年九月之末。於是俄境夏中之戰事垂了。議者以爲是戰德奧所得滋多。然俄亦未嘗因是而覆也。

一千九百十六年

自一千九百十五年。至一千九百十六年中。東方實未有戰事。以德人方與畢加利言

和。因之聯絡土耳其。以覆塞維亞小部。而大本營初意。亦謂此一舉。當使俄國糜碎。及一千九百十六年。戰略復變。以爲後顧無憂。可以悉力擯法。顧乃無濟。自是年六月起。布魯西祿福所領俄兵。在畢果威內。牽綴奧兵。不意爲德軍所乘。追逐至於伯勒伯灣。而俄兵反攻。德軍退至品斯克。爲勢甚險。於是大本營悉出勁旅自衛。然奧兵已喪敗無紀。德軍則兼爲之衛。當是之時。宋母之戰。亦至劇烈。興登堡無策。不能不借聯軍之力自振。便宜定策。不請諸朝。然糧儲無出。殊無以繼。且人種既雜。殺敵致果之心亦異。尤鬱鬱不願屈居德人卵翼之下。興登堡既兼波羅的及朴的戰務。代表波羅的的朴的二處。均屬於蘭碑奧國大公爵沙爾。亦德國之參謀長。行以己意。不謀之興登堡。且分區備戰守。均不受大本營之號令。於是興登堡勢蹙日巨。是年八月。戰事愈烈。將力援奧人之危。將悉數起後備軍。馬步砲兵各數團。並參以土耳其之軍。八月二十七日。羅馬利亞亦與奧國宣戰。德軍禦之。敗於威東。失輜重無算。卽敵軍亦屢再戰於宋母。德軍復敗。議者以爲德軍狃於常勝。策乃大誤。此時德人譁噪。爭咎法爾更。乃當日不從興登堡之計。所以至此。八月二十八日。德皇之軍務首領。馳告興登堡。自悔不從當日

之言。因之大挫。飭以明日至伯勒士。到御營面皇帝。二十九日興登堡至。與祿登多福密議。請其奏請己身爲參謀長。據有法爾更乃之席。俾勿掣肘。別授法爾更乃。以大本營首領之虛號。勿參與兵要。此時祿登多福與興登堡權均力並。遂商定爲四國聯軍總司令。次則嚴備意大利及亞爾巴尼。以爲臥榻之旁。防其反側。二人遂矯制聯絡四國。名之曰德奧土畢軍。次則籌備之方以築壕爲首務。謀皆發自興登堡。又招募新兵。及整頓內治。實則神注羅馬尼亞之加入。此二人既協謀。亦遣畢爾加之軍。進撥馬西端內。顧畢軍無濟。乃大敗績。俄軍復竄出亂山之中。進窺德軍。而法境宋母之戰。乃尤烈。德國預備軍。幾爲之一空。蓋羅馬尼亞之西。爲勢甚軍。德軍之右翼頗危殆。乃無兵足以充補。遂募兵於童西窪尼。名其軍曰丹女。此軍多雜種人。窳不成軍。姑壁諸丹女北岸。領此軍者爲馬更省。此時興登堡歛軍。悉力向宋母。采取法爾更乃前此之計劃。得其一二變通而用之。然無大劇戰事。卽丹女北之兵。亦未逢嚴敵。既進屯多配。查抄羅馬尼亞之後。羅軍大震。遂留軍扼留險要。別以一軍入畢加海司特。羅馬尼亞之京遂移童西窪尼之軍。據山阻羅馬尼亞勒王之軍。不得越山而過。力塞其隘。羅馬尼亞遂決棄

其都城向北而遯。前此羅馬尼亞繁夥之區。俄人所垂涎者。不期唾手爲德軍所得。德軍旣入城。乃屯於西海自。此時德軍方力博羅馬尼亞。而法國之防乃略懈。而威東亦停戰。計自本年正月起。所得之地。亦稍斂退。其斂退之故。蓋所以全師。不欲陷諸險地。至都窩孟與無窩兩處。旣爲德人所得者。今亦旋失。宋母間英法聯軍。亦續續而進。故德軍亦少挫衄。馬西端肉中。畢加利軍亦挫喪。其莫那士的。綜言之。此時勝着。仍着德人。其在羅馬尼亞中。據得腴區。因糧於敵。軍聲亦壯。今吾書且敘興登堡及祿登多福二人之決策。

一千九百十七年

是年德政府。甚悔疲於俄事。果能置俄國於戰事之外。則可以專力備西來之聯軍。故一千九百十六年。頗欲與俄聯和。顧貪念過熾。乃欲侵其土宇。及他種刻剝之要求。而議遂無成。則變其陸戰之策。易爲潛艇。斷海上外來之援。水師大將宣言。數月之間。可以斷絕英國與大陸相接之途徑。勢在不能不和。興登堡及祿登多福。乃徧告全師。爲無限制潛艇之出發。亦不計及他項之弊端。顧此時美國。已加入戰事矣。至於英法聯

軍之和協以謀已。毅然亦不之畏。興登堡復謀在西奚斐德間。爲彎曲之深溝。起聖更丁。至於拉斐爾。聯及亞拉埃士那。部署既竟。分軍四出。包裹敵軍。溝線皆逼近巴黎。以聯軍方屯聚於此。及聯軍來撲。復斂軍而退。迨敵軍銳進。則分兩翼而包圍之。且於棄地中宿爲之備。盡燬其糧食廬舍而去。敵軍至無所資。亦舍置之而去。不蹈伏中。至亞拉及窪士中亦用此策。乃爲聯軍所覺。不之進。然此長溝。法人爭稱之爲興登堡河。此時德國潛艇已四出。英法節節爲之備。乃輟於進攻時。大本營已移屯可士那。自總名曰奚農。四月英軍至亞拉及。及奕坡。法軍則仍屯埃士那。興登堡竟不之備。聯軍頗得志。果此時俄國整兵躡其後者。德將無幸。顧俄之內亂起。轉爲德人之幸。俄亂少息。時已七月。而德人得假息數時。不至疲於奔命。至七月之中。德人大勝。收俄人革命軍之殘部。進而反攻。俄人乃大敗績。而奧兵亦於此時。貫入俄軍腹部。八月俄兵大潰。奧軍乃直抵西海。自羅馬尼亞之東南嚮。敵軍亦退。先是德國議院。以德軍不時勝。將議和於列國。大本營不可。於是首揆伯自蒙。荷爾威克罷相。米采利博大拜。米采利者。亦頗不憚興登堡。及祿登多福之所爲。顧無如何也。當七月之末。二大將決策擯俄。然亦顧慮

英法二軍之鏖搏於佛郎脫以此之故。興登堡頗悟潛水艇之不盡得力。則仍專力於陸戰。嚴備法國。及冬末。已則與俄人言和。所議條件亦稍寬。時爲一千九百十八年春也。擬旣和俄。則轉旆西嚮。以期得逞。故於十七年八月中。竟月死戰英軍。悉力攻奕波及亞拉漸。收其所失之地。法軍則出沒於墨士間。欲圖復其威東之策。意大利軍與奧軍戰於加梭。則大勝。奧軍輜重及精壯咸喪失。意軍乘勝入大奚士德。德軍旣勝俄人。則歛軍趣海加。俄之革命軍復敗績。九月二十日。英兵攻佛郎脫。至十一月未止。法兵則向丹母。時爲十月二十二日。意大利亦以二師之衆。助法人攻丹母。十一月二十日。德兵突至貢迫。出英兵不意中。無巨礮。則力引途人馬車。突入德軍戰線。冀野戰以取勝。一面飛調俄國中所屯二師。徼倖出險。不然殆矣。當此之時。興登堡恨意大利之敗盟助敵。則以勁旅赴大奚士德。救奧軍後。復兼程趣依宋左。以德奧兩軍聚屯其間。奧之貴族大臣亦在德國。旣至英軍及法軍大敗。此行不惟兵略嘉。卽形勝亦得。英法二軍立時歛退。聚他處之散軍。以厚兵力。十二月進軍巴克打。近雅露撒冷。退兵旣遠。戰事亦停。計此一年中。興登堡及祿登多福。自謂可以全力抵抗西來之師。且潛艇時出。

沒於海上。足爲來軍之梗。乃作計力遏俄烽。使之煨燼。則悉力西向。以當聯軍。當此之時。米采利復罷相。枚卜以黑德蘭伯爵。入贊綸扉。然仍故相之策。內政旣近。蕪梗而尤惡興登堡與祿登多福。於是相將水火矣。黑德蘭尤極力與俄國言和。

一千九百十八年

德俄言和。以何福孟將軍爲專使。時爲十二月之末。議久未就。且所議事。亦未恆興登堡及祿登多福之意。於是二大將歸朝。以強力遏抑政府。使之俯就已意。而舉朝文武及德皇。咸以二人所持爲過激。法爾更乃曰。據興登堡所議。果不能盡償其意者。余卽解組歸田。不與兵事。至於俄德之議。渙戰事復肇。方何福孟行時。祿登多福厲色責其必行己意。已聞朝廷不韙其議。則馳書興登堡。趣其要脅朝議。意非如是。媾和者。舍戰別無他術。時爲正月二十三日。及二月。祿登多福亦歸朝。力請必如其策。二月十八日。政府仍允其開戰。十九日。俄國忽以使求和。三月三日。成議於伯勒士特利多福士克中。羅馬尼亞亦同時求款。簽字於五月七日。三國旣聯和。樞密大臣遂竭其全力西嚮。三月八日。德國大本營。自可士那自移帳至士巴。與戰地邇。興登堡及祿登多福與諸

將同屯於亞威司內。立總司令部。德皇亦駐蹕於此。三月二十一日。亞拉及拉斐爾大出海軍。攻英國之前隊。全軍燬於海上。四月九日。復出海軍。戰於佛朗脫。德軍復敗績。二十七日。攻丹母。在馬爾內狄埃里城中。德之軍鋒。復爲聯軍所挫。七月十五日。德軍與之並命。爲聯軍驅至奚母山頂。左右夾擊。德軍大挫。遂決計言和。聯軍不可。咸曰。此一敗德人決無幸矣。以上戰事始末。別有正史。吾書簡約。特舉大略而已。聯軍旣勝在馬爾內及埃士那中。奏凱。大宴將士。八月八日。亞面及孟德狄埃中。復與德軍接。德軍望風而靡。興登堡盡棄佛朗脫形勝。於八月十四。開會於士巴。言非和且亡其國。唯及此時求款。或免於亡。否。且加甚。夫以德皇之強如是。興登堡之將略如是。乃竟無成。天也。八月二十日。法人在達士及埃士那。復出兵擊軍。英兵則趣亞拉之南。已而比皇亞爾伯。亦自白利進兵至宋母。力戰。砲火連綿。數日不絕。興登堡立移軍古西拉巴。布母及碑羅內間。應敵地據。訥依翁之東。溝深路險。用此自保。後軍則扼守西奚斐德。八月二十六日。第一戰綫之英軍。前趣犯西奚斐德之敵。綫德軍盡靡。南失威士爾及索達松。北嚮亦失禮士。興登堡大窘。復在博羅石。屈爾太間。達隆西埃內加多基士間。濬深